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八

元 姚燧 撰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者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歎
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蓬葆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
恃其有王與民相師非度傳纒一再罪以國除其善失

者坐酌金危惡而免耳幸復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
已後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者今兼有者纔汪
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
隴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渾氏涼之間將其衆首殘
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
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綏忠惠斬叛
將燉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皆恃為西陲長城自外
將相使收猶廿有餘人名以世世通侯而豈慚焉中統

之未詔奪強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
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旄鉞相後先
圭衮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襲守其土而
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為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
國謂之何哉校今名臣無亞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
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為喬木且語其故曰國
固不賴乎喬木以為故然無是亦以之知為故國何則
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折而蘖培而溉之而拱把不

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趣者可表以百
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為匠石所
尋資矩矱矣雖有條枚萌蘖之生樵蘇利之牛羊牧焉
幾何不為牛山之濯哉則人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
煥葉旆旆然凌冬不改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籜其
喬也易故厥木維喬書載惟揚南有新木漢廣詩歌北
方氣寒木生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繞半
年隴西得金氣之先而寒逾早其遲于喬也逾倍他方

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十年繞拱把耳雖
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尋其
百尋者非貫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難亦
邁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期百尋乎千載之後則
為國益固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
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為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客
舍

遺安堂記

故上懷恩監州唐古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
之其不恙時嘗謂記其遺安堂疾草猶促為將啟手足
顧言其子師臯日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
忍死以俟而吾遲忽于操牘其真負君哉追記之曰時
有治亂故士有顯晦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
託故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
公荊州焉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大伐事
為避地謀耳及表即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

問故對以遺安表終其白其心之不欲已臣徒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畎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在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錙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頰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况大此者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為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

不安已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
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于一
時道猶規矩也哲匠亦此守此有不能捨以為方圓如
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
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喬
夷呼噓毒癘不難為往既時其出至郡逾年而求終養
其親以歸歸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材與自汴而鄂安
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責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

道義者何如君其深思乎故于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為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今然遺必有受師尊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家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之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君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于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記

壽萱堂記

至元十一年既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衛之臣將突騎萬人出荊州為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陵沙市是軍已翔翔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吾所下也封之萬家領以一府俾歲傳置其賦京師待以分賚衛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燧二憲山南分刺其守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長于鄉因惟曰弟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篤此遂友之亦十五

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萱堂為賦伯兮之卒章曰焉
得萱草言樹之背竊怪漢儒鄭玄許慎同其釋而異其
文箋者曰諠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為憲曰諶萱同
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枵然徒對
之耶儼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諶為忘蓋
欲得今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萱為草名始與諸說判不
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
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乎施忘燧未嘗及

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者其
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頰而俯其上白髮之子
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間之中得是幾家雖啜菽飲
水猶胥與樂况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俟晨夕
也溫清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
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
走水浮資車與舟銜檠維節之戒也為之鑒者人歲訟
之至以罪去而獨無丝毫汗蓋善慎身羞親之所不蹈

顯親之事必立憂情以志用是道也。豈何為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為可憂。詎于有司詒于鄉鄰無理之聲。日盈親問而富樹。豈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故豈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之。盖亦若愚推類而不得說者也。雖然。凡耆年之人方歡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愉心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為壽。而前萬室之人其戚且故。從而母之。得其一莞而忘之。

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燠寒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正孔子語子夏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變動于中千百不動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志而色厲莊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得以識之况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

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為末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承顏者亦有墮四支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于滸澹之其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牽于祿仕仁遊遠適委親而不遑將反曰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皆五典之罪人曰仁卿嘗侍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襄猶康強咸禁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寧燕休心

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樹竒石名卉叢篠綺張繡錯
麝芬雲翥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為
壽其間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
登斯亭者內顧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非
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
感之為者矣亭摺其名余病其不關子職也故以易之
仁恕名恕遼氏遺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為字有父嫌諱
為穆喇後逃亂奔宋再諱為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有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為執孰主而孰賓之主而人賓則人從已已賓而人主則已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為書本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為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蓋豫之為卦五陰一陽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忌之嫌是以若是

易為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使爻位之貴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專言富者不于他爻而亦恒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亨曰富家大吉苟無位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為兼善之資而有朋從之來耶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為而言及義必也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也而得

其要如乾又言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歟非踐行有素乎驟歟史君生洛涉穰奇士也名儀客仲威其封殖若可比封君素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爭效之滄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虛其往而遂所願欲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詩堂為書朋簪俾揭之楣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偶先嘗兄之禮意甚至言其可諛况濟齊先生之弟子猶懼其蓋簪

與燕遊好也故又舉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
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實沉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令今醴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
三十六年為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愛讀四
書君與橫經几席為同業交不為淺年不為淺故凡見
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為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
年位止一令所至與去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

為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壓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嚮之其能自用其情折揺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為貧耶諸子孝且克家有脂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固其墅植榆楊雜果數千小者圍栝椀犬則合抱充棟梁歲入絹多于江陵李衡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蒙闇之甚未真嘗宦味之甘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愠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

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遠不可吾必以開歲
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礪難進易退
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即授何謂
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為躁而
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鑿
池其中中池為堂外為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楚
屈原之辭曰紉蘭南亭北軒闔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
子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

菊北亭樹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疎影順四時草
木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亭獨中池之堂與園未
名子為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
達林逋之隘狷能發四賢足矣又可他求為耶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宜名之曰景山雖然周子為人鄒孟
氏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
餘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
而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

多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既仕矣則其心
為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為目以去正得
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乎微婉猶玄
酒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與三子
之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
辭將不待人之勸激懼窮日力而歸矣以是為記是歲
十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
所指名晉謝傳之東山唐白傅之香山宋王舒公之半
山雖枚舉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驟而名楚
山者因而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宋火維衡嶽
崇其高大與細而丘垤皆則楚之為地大抵人亡慮周
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為名雖布斗粟為算有不能以彈
之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
猶曰隨吾歷覽之所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樂人

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其極不過乎是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轍今將舉是名是畫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楚與火維衡嶽巍大細而丘垤雖布斗粟為算有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澤者為尤誕也良不信之燧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真能納辯天壤之間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一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曷嘗在

山意不在山是人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余所
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梁其澤者
車來其川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藪其藪者曷嘗不與
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所同
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跡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山由
理言之德麟生平歷覽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飲酒之醒
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然萃
然截然岌然藪而離離峭矗而坡陀千變萬殊不易狀

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于眉睫今見納之一枕之上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轍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或者舌橋不下喘聲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郊郢以分是風煙泉水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將名楚山君能視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菟者來即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都踰千里未免以遠近為訟上勞山林聽其直之誰在也德麟名之級在勝國為少保佳公子明時在令潭之湘鄉

今辭仕而休居焉

牧庵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九

元 姚燧 撰

記

暖翠亭記

九江為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
一射上故有亭邇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
十步軻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歸然獨荒丘辛君持使

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若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
溯四省之地廣固且萬里之賦為緡幾九百萬半歲而
集人誦以為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
作亭三楹八日而成中楹東西為門相直北其墉而南
其墉可洞闢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
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
扁未名求以命之為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
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稱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

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
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鏡諸石已一異
也其甚異者在漢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
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
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且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
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音
節爾山谷親為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媚夫繼為乎自後
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固瞠南山後鹿至叙巖岫出

縮泉石窈深雲烟變滅之得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
之遂為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為室屋以侈靡相軋
由人力益致夫其秀者非巨筆如杠孰彷彿其全體能
爾之盡茲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屬觴乎
此為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衰日暄融助為明
妍浮嵐佳氣綿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簷戶之外豈茲
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為病客而然也平昔之
遊熟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

日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
之晝秋露暑雨晞霽之朝其位從什伯不啻焉者可意
知也其以暖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實字仲和
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為業有相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
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
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己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

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形旁求天下或見于卜
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
得弗已彼教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
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與夫
相者見時君任己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
醫之為彼疾家不專主己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
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為
治也必當天下阡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祀

焉由汝而後為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幅
負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誦之曰彼相之才能易
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為危
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為醫者惟疾家知之
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搦髓擢胷剔
蛇斃丈之枝如扁鵲華佗之為而易危為安范文正公
之言曰得志願為賢宰相不得志願為良醫其真知言
哉醫師趙君濟和鄧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

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况其讀書多以以濟其術乎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變去為入聲讀則義意自具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庵為安者故以是諶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危柎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隣王工部景韓園通于城西墉因鑿窟室樹桐其東暎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為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聞鳳鳥見濁世之險微無德禪之可覽翱翔千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慚德于吾元

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我與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則所際為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為盛治其時猶致五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重華臣禹翦嶧陽孤桐張而絳之為琴瑟及八音倫諧而簫詒几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翦桐為樂猶足以致鳳其封澆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翦桐為樂以待來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于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

余雖老尚能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率舞以沒餘齒
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
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逾美矣
奚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為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
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
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

彛器則喜而忘寐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為益之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兄弟焉其置也禘以文錦橫以髹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為褻也嘗建一亭名曰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父丁卣父辛爵禾目鬲周則屈生敦台夫鼎麟鳳壘惟壘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厯辨其世不知為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鏹斗鍤鍤方之六物猶王公之皂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所謂幹棄周鼎寶康瓠者譏賢否易處賤尚貴也君之

商彝光輝出周鼎上寶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佛鬱斬
冤而清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為道之賢乎
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詬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
之子必以陶器為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
而古者製銘如卣曰敦作爰丁寶尊彝首字未詳蓋爰
丁子之名也敦曰屈生始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有年
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履宗之
子所能為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與廟諸侯卿士之賢哲

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與廟為世家詎室者何啻
千萬人求其豐祀而儀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
乾瀆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借而悉陳之有其副
焉則世雖有二三鉅萬為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
之道其禍豈專于燔書銷兵為金人鐘鐻者未必無此
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鉢鐘則世之
發諸荒祠敗塚之間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
鼓于冶工者又可既也耶今名賞鑿若余篤者世無百

人惟嘗柄政一
二家積多至數十餘皆一
二有亦有一
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
世無數百其溢而無迹者
曾不如康瓠之百礫焉
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
矧是六物卣梁斷而爵折
戈鬲項穿而罍腐臂鼎蓋亦缺
康瓠之兆形矣
惟敦完然而猶重衰夫
屈生而子而孫用享何人
如在安在自夏至今三千餘年
而九鼎淪泗者千六百年
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
恣為九鼎能獨俟夫萬有年耶
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

何誣乎人而何詬于器其曰職此而佛鬱軒冕清寂山林以玩物資為道者真若高識所燭焉

赫義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純于暫或不能必終身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既嘗庸自克絕自謂已忘之何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驚學道之進周子甚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以以周子為知言自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日聲之

于耳既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况金玉珠璣為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其利者大前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忘其壽也久人既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嗜而積積而至于詎有而人嫉者衆以及于及于禍法書名畫亦物也歲久則為敗蠹壞楮不得不足以為貧得之不足以為富嗜金玉珠璣者弗顧也雖賞鑒之家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人

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為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
痛自戛去此習故于己之甚愛者人或欲之略不留吝
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覿
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
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
宣和中秘以娣告安和者畀馮憲副壽卿今又又以遺
書者畀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鸞而已嗚呼是書也
姑率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為九百三

十六年如曰非真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為
兩公家法書第一夢卿儒將也其用世才有聞于時年
甚盛其事業方水湧而山出非宦成退居託物以怡老
玩必敗嫌壞楮之間者也去年自湖湘行營得告歸展
先墓即其第省齋為亭東偏求名余思晦庵嘗書湘西
嶽麓之頂曰赫羲臺後至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之雲
谷然赫羲之文實原屈子騷經余愛其雄偉嘗名余長
安賜第之樓又思彼嶽麓猶不足當易為祇芳今輟以

名斯亭而義意思焉為疏之曰義之右軍名也赫者草
明較著之也將章明較著右軍之書于斯亭固可名赫
義由右軍之書而斯亭之名益章明較著亦可名赫義
是亦蕭齋寶晉之例

斯得齋記

南陽醫師劉君大身有齋如舟未求扁顏書斯得歸之
懼未達其旨也又記之曰舊疑叔向譏子產之鑄刑書
為非夫作士如臯陶可謂曰能而虞書不曰象以典刑

典即刑書也不有所垂示何以使人知避其犯後聞先
師談筮謂昔子師可嘗疾診證宜餌峻劑而心猶豫拂
著扣之過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
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飲是而愈燧曰嗚呼世亦有
悲有師以疾為罪人方為刑書用獄如醫者乎醫乃生
民司命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
恃以為壽也惟施治神巧使疾不測所禦故能如罪人
斯得而昧者為之顧使疾先得其為疾之淺踈肆而侮

之遁刑為罪于所攻不及之地以不可必得故先師之
詩曰醫能宛轉深求病病亦間闕巧避醫夫為病求愈
而卒不愈職誰之由此古人所以有藥石入喉甚于莫
耶之歎也且莫耶為物非能自躍而前以殺人必有手
之者後世以春秋為仲尼刑書誠律以是為斷則為法
受惡而手莫耶者誰耶嗚呼可畏哉然又聞斯語辭也
風雅頌咸多作思則思者亦可同斯乎蓋天下之事其
理則具于吾心弗思則弗得矧醫于疾尤欲致思則思

得者斯得之基而斯得者又思得之構也今醫之居藥市惟知招徠求己者之衆貪得而泛應以幸為利率未暇深致夫思安求能斯得手大亨非其術可服輩流孰能推而先之以師是州人者服而推而先是州必其為術之密而善為思者古語有曰官急于宦成弗思然也醫至于業進而名著亦宦成矣其怠而弗思人情同然大亨以余年先而來有言余可為佞惟稱其所長不進其未至于故是以警之大亨于醫言將藥石之歟莫耶

之歟又在夫思之斯得也

學稼亭記

孔子之言不可執一求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樊遲諸
學稼出則曰小人哉樊須也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出則曰君子哉若人夫君子小人所以概終身沒
世善惡義利極致為言或曰小人細人也其不相及亦
不啻什百而千萬而乃進适退須如此進而君子亦可
已矣猶以為未然繼又曰尚德哉若人豈于稼也學于

今者為非而躬于古者為是乎豈湏之間也以已小而私适之間也以聖人大而公乎嗚呼聖人之生德天也知不知之人也盖當其時雖不尤桓魋匡人之莫我知亦未嘗不與儀封人太宰之知我况湏适日親而月炙宜時化而歲遷者其知我益非儀封人太宰之可與其莫我知又益非桓魋匡人之漠然不足尤也使湏聞吾不如老農之拒有禹稷躬稼之對意在于知聖人亦可得君子尚德之稱顧請學圃為問愈下殆于适什百千

萬而不啻矣雖然須事聖人猶子之事父母無隱苟其
心所未安必將辯而求義理之真是不憚見拒于聲音
顏色而止故能自拔于三千之徒終厠七十二子之列
與适也並其困知勉行而後有至者歟吾故曰言不可
執一求其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者官使然也且官以
農為名而曰吾學稼之是羞教督之不先也藝樹之不
勤也銍穫之失有秋也使千耦之夫環視其授法如此
曠怠而竊豈惟大農他日隨以不恪之殿就曰無之亦

非臣職可一朝安也蓋君仲修為丞屯田南陽之東穰
明年市牛課僮墾菜疇盈數百畝視日晨昕以作止止
候時寒暑以趣發歛以一身為千耦之倡故歲入增多
諸屯即墅為亭余榜以學稼所以著夫善其職也雖然
視有者可易而事實關世道之大蓋天下之民去南畝
遊食擇金玉之易特逐逐於販夫販婦之末岡利相穰
于市路而較錐力者為日已久是以錢益輕物益重廊
廟恒低估改幣以救之其勢莫之能止也今守令之近

民者孰不兼官訓農使聞其風者人人如斯人之善其
職亦不可以少復本富而衰澆風乎仲修由膏受學今
太子贊善劉君夢吉是以始政知所先務

天寶壇記

壇之名肇于書而詳見于周官書止曰為三壇同禪周
官則曰為壇三成疏者曰一成敦丘再成陶丘三成崑
崙丘至太史公封禪書曰三坎釋者曰三坎豈三成自
趾而升三坎者自顛降耶後世為壇必皆三成其取法

此又病夫藏祠之時或風雨害其行事也為屋覆之天
寶之壇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作于金亡其時汴南倍百
里與宋錯壤小大城皆戍守諸將爭撤汴宮資材為樓
柵故惠慈得撫其所遺而汴之守臣捍者不彼之禁專
視是宮委積在目捷間利將奪而有之適道流族居者
且數百人彼憚與鬪而止為道流者猶心且覲之未止
也益急其夜則燃火構之與通明閣作于一時故故閣
上下四周未門壇礮石為之上清宮故物徙置乎此門

楹皆未丹蓋牽于他營而勢有不至者餘六十年矣資
德大夫參知政事朱公清行省于汴謁而太息謂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曰大哉役乎不因于前也不取材于國
也不藉力于民也皆方外之士親寒暑于其肌膚搏衣
食于其口體月積歲進而自為之良不易哉凡今壇閣
之未竟後者吾思佐之乃戒其家髹沐之工市永鍊朱
即儀其門將百闔盡丹壇楹閣門惟丹其陽他方皆墨
最其直可萬五千緡提點孫履道由徵朝元宮銘于鄴

為燧言此且曰公之言曰吾故貧賤宋平而始官賴先
聖今聖之德致位將相吾亦不知吾嘗所由以來義不
可為不可得吾銖兩于所宜為丘山之失不愛焉自我
得者自我盡之不猶愈于鄙出而力守甚愛而厚藏一
日子孫不能有皆歸之官耶燧曰嗚呼是皆熟于世故
明理之言可謂積而能散者也然自惠慈之逝經文醇
德懿知常與虛玄應物通和兩真人而至乎崇玄凡四
人經一甲子以待公豈斷手有數耶使公初無是志而

有求之言出于崇玄之先公亦未必滿其應崇玄無有
自言出公之誠非崇玄之德足以動人亦不可得其所
捐若是之多目擊心傳其相知與為何如也又聞周廡
尚有缺所公面促其基之豈佐竟之志不已是耶可筆
也

太平宮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見而作及以疾歸留宮踰月
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既入石矣猶

有一遺其曰始田履畝纔及三千金萬有奇若合其舊
為一而言今則不然由沖靜真常凝妙法師湯君提點
之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
三曰貸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
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為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
入之主之名自多衰之以及其寡今最貸取三千六百
五十惟石門千三百八十為多其不足是者啟石二百
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

龍溪千一百三十惟啟石居興國大冶餘皆江之德化
最施入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為多高岸
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
二千一十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山元居蘄之黃梅其
故主則厲堅孫項至大餘皆江之屬跡翠麓湖口萬安
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福
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
二盤于德化莊曰義興又墾田二千肇為五庵宮之前

三曰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曰湧翠鼓峰其始皆
菅茅樸檉衆所薪牧之圃皆募人錢鑄銜斧而出高蔣
松杉栢茗皆摘實揆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薑芋
諸苗與水可勝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
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覩焉經始久者
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間而
生意茁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教萬本其畦而未分猶
盈畝焉篁篠則斬梢而不傷其鞭畚故土取諸他山為

箇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林耳君
登高丘指宮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
是吾所材而用者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
里天假吾年而為之不置可使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後
人以資治宮亦吾于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
正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為心何事不
可為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動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
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也將以尺帛斗

米遺之猶戀嫫移時响响然收恩而後以授况是連阡
亘陌非有動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假
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錢取薪炭山者
皆給之券恒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
出入井井有稽舂磨之細不遺糠粃公宮大庖日炊米
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求必道服以示不褻
職宮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待蕭茗頰水之
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庵遠在數里者為飲食皆日賦

之子院不得設塑像旦夕惟即瞻禮于余余問其然則
曰子院強則公宮弱強日益富則公宮日益不足不足
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
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宮宮
宮所廩養之為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
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鬚蝟磔有熊豹之姿已見其
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
數百人王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為老之法用世而為

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勲萬里今顧為九江黃冠師枯
槁山林已是也耶因叙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香
潤其左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勩忠于其宮同成功者
中外四十九人絕諸殿俾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
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夫
嗣有所書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

史稱後漢孝明永平中由夢金大遣博士導自乾竺求

迎其法至丞夏或又曰在先漢孝武世驃騎將軍霍去
病過焉祁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後世範金像佛者
實其遺法至唐藩鎮趙王鎰為大悲像于龍興寺具千
手目高七丈三尺以語其大九圍之間無有與京為閣
三重五雷覆之歷宋而金補壞為完易舊而新者四百
年元貞始元端月八日午時儲皇猶未出閣金岡上師
丹巴開長生講修番漢二疏領講主明公住公僧判送
凡巴求主寺之功德皇上立極既正元良明年至大之

元辰在戊申四月十有五日乃為下令割真定屬縣獲鹿隸震宮石同北魏劉三邨與官院營之田五千畝賜為永業資開講席又舉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聖成訓凡僧道伊羅勒琨以名與國祈天永命門徭田稅既屢蠲復申飾兵民之官驛傳之使諸郡之臣自今水輪廐馬在野之豎在城之肆是所業無敢干騷祝髮之徒或恃有此肆為不度罔知所畏者則入畏矣明年三月俾翰林學士承旨姚燧為文刻之石燧亦嘗思惟昔儒臣

于弗氏書臻蘊奧凡為寺碑必能概舉備言不法燧性
顯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
嘗一望其塗涯豈敢妄謂曰知然以壓于儲皇之命不
敢禮辭故惟即夫賜田以言蓋民恃粒食以生彼學佛
者苟無田自業勢必見求之人積日而月月而歲民自
有仰事俯畜其家且歲或豐凶亦安能衰其所有久應
其無己之求此諸山無田之衆所由以聚散不恒也今
有賜田盈五千畝率以夏秋入止一石當為穀五千姑

大其耗據批四之猶得精鑿三千日人賦升可食八百
人以一宮居而八百人者交無身口之累夫誰力哉其
不開講席演法言與國祈天永命者又將何為雖然猶
有窮民者存不可不預言之蓋由溝洫畎澮之制廢天
下無有畔之田必與民犬牙相錯末世衰風讓畔其誰
古之人防其訟也既明券契且書所有質劑于宮以待
異日可恃為徵如是又私于界表石以識又虞可轉或
千百步極找地中穴寶石粉計亦周矣而猶不能弭人

之爭矧是賜也東西南北必畔民田祝髮之徒將奔走服勞錢鎛未釋務盡地力以供歲事或如非人布施于局稍蠶食之利其寸尺之畔而資侵以耕挑釁交惡怙勢力取則民將奮起而致死以訟矣今文之終戒者豈在是歟其年夏五

牧庵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十

元 姚燧 撰

廟碑

重脩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中土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厯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為名中後火于宗寧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垂亡恐資敵用

為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令
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藎已然或惜而
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觀黔迹故曉中太
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以
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感神
仙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具佐曰五
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春
秋祠之東南郊後遣祀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帝

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牢祝宰祠
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皞
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太
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東
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厯元豐作于西中至以
道流易郊為醜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陽
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為三式有司設科試之以驗
其學之精疎即書以求壬最先出吳王囚越王石室將

赦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為十
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合庚辰
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
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
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月又助之所求
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則
壬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其將發
然後合戰湯不知其如何因問厯翁孫氏子渠云韜鈴

之家惟視三門其不其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遁甲之
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監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太
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為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
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惟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之
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為之小遊實出誤加
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顧居太一于廡甚為
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
太史與議為二殿前祠五福後祠太一各全其尊惟謂

三基謂棊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云
嘗考其制為殿三重前傍其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真
室為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專之如應沈議共以前
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然
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真
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天
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加文昌飛符始擊計神
主客參為十六神蓋變遁之小者為參耳又壬用天一

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為用者皆
出人為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竒中皇元
祝金厯于甲午之歲宮由凋于兵檟棟傾落牆圯崩弛
風雨震凌牛羊陟降知開封府富察君哀之謂非藉名
德之師疇能以興乃書遣警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惠慈
利物至德真人于河朔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南
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陽開化真君為道所廬作新
朝元宮他不暇為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淨責

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淨與知宮王志實
吳志超提點劉道資朱道輝為之積七十餘年而三清
殿真室歲君殿周廡庀廩既美既完泰定虛白文逸真
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作
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已壞之後度力校財
不能萬一其舉贏于時詘瘁盡而智輝久其年而勤不
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安神祈天永命惓惓為心其如何
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羣祀禮秩疇與夷太一名肇見楚辭
武帝耿惑倕佺思為壇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為儀
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為兵惟中存東西隳
存者罅漏風雨闕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責繕治
匹夫位微而功遲甲子一周一紀竒六子迭守成其虧
于焉安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願于皇輿歲周馳
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績熙中為百辟登稷夔
瘳共殛歿絕姦欺下與萬方澤羣黎奮張百穀不廩饑

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歲禳祈峙焉嶽靈流州示
與夫無文亦秩之非于天神獨見遺由彼無廟裡安施
自爾豐報當有時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弦王相塔齊
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由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常請于帝求即六盤興隆池園為寺
用資兩皇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
十規制一以都城敕建諸寺為師而小之又虞衆設額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威身網維之
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者成于大德
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
力也汝制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懸書徵士

蕭辦篆刻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
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嗚
呼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
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
立皇子為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
素澁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
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
怵心齋咨嘖嘖以為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犍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于隴于涼于蜀于羗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碁錯於是
間者靡不輿金筐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磳竭愛知
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
易府在安西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用
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歲七

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食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練為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覲之未聞者于吉王未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者稽古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盤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

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
禡牙于茲及平而歸又至飲馬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
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
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
竊思之王之有圖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宮而
弗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
忠勤何如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今聖于昭昭追
福往聖于冥冥亦考妣亦與薦焉為守事佛猶不率作

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
曰天道福善而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
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
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為嶽實王封內嶽之祠
門揭而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
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頤頤上下靜供

之脩乘輿必駕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
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
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
地千里規為時寺頗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
其先面勢略畔八稔成績巋然都城敕建遺則帝師帝
師時是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
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盤石宗以
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
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
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
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
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
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為致極而于宸
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
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
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剏憑依佛
乘上為往聖薦福冥冥慈闈視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
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
懷惟以其日鑿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闌闌
得是吉卜敕行工曹覽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
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為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五

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為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
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狀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
懲其為惡而不待緇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棖
題祝桶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陞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
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延為行宇屬之
後殿廡庫庖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

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嘏日廩月餼坤維為
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為何如哉
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
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
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
成功之將墜飾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
曰凡脩營木石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

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則易為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
還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
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
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于秋萬
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同其鄉由世祖都燕
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
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
然矧建大剝位置行列碁錯星羅出其睿畫為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
靈懷乎故都他日遇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
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為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為之頌
曰

鈞之為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其地之有于
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為民廬何于其時曾不蒙福而至
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
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受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

伐石于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匪敦匠易
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
配天皇帝曰噫朕凡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敕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為前古有是
而其所無爾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
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先頌攸記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大歸慈昱書遣弟子嗣

瑞嗣泌叙南泉山大慈化寺為歸濟十三世孫普庵印
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既累謚矣至皇元大德
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為之請謚于朝成廟制可即
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真覺昭既之上其褒
其德無以侔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禪矣
大叙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其僚合諸
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為中經理其廢
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加謚之歲再火再

繕治之踰紀乃成其錄劉必大為國博應奉翰林文字翰林脩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寶閣圖堂普蓮堂普度橋表士趙壁之橋墩吉士宋處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昱自為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為迹銘之寺碑為讀盡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其要寺蓋距利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

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雨化堂蓮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為漢闕羽者世則知之忠靖為五世漢周張翼佐南嶽者則世莫聞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為人圓堂諸小殿僧寮賓館倉庫庖湑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四百楹南泉之上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

昭烈皆在寺北黃圃市壽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
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古瑞鄂
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
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屈已
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
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
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昱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
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

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薪爨者猶不與存何
脩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
舉至是為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
道也且人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
怠焉豈不加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
中土也漢唐而下政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乎星
羅碁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為佛宮者何啻萬區為其

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為制不雜
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官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罍雜于中其崇禮而保佑之已
至矣皇上又以可是僧為正錄者衣食有需取足諸山
虞日繭絲使就困削為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百
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髮之徒散幣餽食果茗膏燭
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馬是舉天下為徒百有餘
萬沾浹恩被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豈所以能就事功

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
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豈其
有見乎此遠以求余自非警頽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
原矧余平生未踐其域不嚼其味者苟剽而強為之知
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為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
疵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博恰為
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祝釐

上酬帝乃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為世所崇遇有潦屨為
民祈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嚮其化為新攸居日月
幾何雲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極去世悠遠傳之豈孫猶以哀榮上敷帝聞於皇城廟
閔其克孝不斤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歷紀年不
僭誅之其仁立天肅由是名充塞普率雖豈于藍未敢
曰出作室燼餘無由菑畬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楮

山鑿礎窮石百工鼎鼎孰後而臧杵之騰騰斧之矜矜
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柄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
暈斯赫嘗觀有司鉅室責為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
趨事憚貽已勤巧為避逃猶幸不至于河浮圖無罰與
書視所欲為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日宣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子萬年期豆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牧庵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牧菴集卷十一

元 姚燧 撰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
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呼齊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
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為全真學於寧

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勦金之十年方事西域
聞其有道自奈曼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
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
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
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寤朕命左右書其言又以
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救臣徐世隆
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
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

人已無知受命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
刻金石則益不白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
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厯古受命
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
讐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鬪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已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
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

萬國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
之振林槁非囿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
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
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為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
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
暇豫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
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願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

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
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
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北山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
軻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蹠血于戰場避寇乎
叛城絕糧于莽闐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慄裹鞍瘞寧其身之不
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
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為是學復

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玄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于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為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為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

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後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
乃丘祖僂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
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為碑以表所由則
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
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尸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
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僂今
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

矧即位踰月為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纔九閱月實三為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為國與民介祉尊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為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斯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祝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
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
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
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
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前嗣教者所無嗚呼僊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無極

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
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俾肅將之勣平下土既奠南邦西
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白六龍之騁确确其
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夕以朝黃昊尚友方詔外臣
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
厥腎腸為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

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為爾
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
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
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魯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
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
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厲車

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証弗屆於皇我皇
萬禩攸賴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
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
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芟芟茹荼與蓼上以慰
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下天皆俾
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

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
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
藏其用大帝才之闕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
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
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
示服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以鳴召至成廟于撫
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俾

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
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
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言而嘆息言而齋又伺有
無而增益之會太官塔納監龍輿還由老無子自簿臧
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產貨貨猶不與存
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
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
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

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
事奪之殄殲大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
其月授皇太子賢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
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嘆曰德一也時則二焉
始之報也吾未出閣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為天
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為殿七楹
後為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火西疊甃
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為

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
月收傲羸寺須是資大抵撫擬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
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陞祀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輝巧
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
出官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秉雲
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穰者
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宸其大
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惟是報德而上之將

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
院臣請礱石以頌功德敕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
為書數千卷博大閱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
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
微故惟如敕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劇
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粢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即以圖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戎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
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毋簾政
僭干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為之
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以天下為孰專裕聖
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
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為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為其事者乎安居不為其事古曰
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
人哉苟安居不為其事人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
教哉制授冲靜真常凝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
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贏于儉蓄細為大者十年始
田履畝纔及三千今萬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
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明神也殿實勝

國所為既寘且卑安靈弗稱其撤改為江西行省左丞
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玉局總管師
寬淮西江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謙與諸子姪
發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為鄉隣先故富室佐財
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為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夾
為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為拜殿合之衡
廣為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
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遣其弟子熊

應松周祖清馳書龍興請燧曰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
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於斯時
迨今海寓既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
貞改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
餘皆以賜德潤其于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蹂瀆侮略
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存至廬阜載躬重未
云喻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
永睿算維億萬年度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畢于

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圖經匡廬得名與真君事實惟擇筆焉燧諾而思真君靈貺數百年為有國欽崇章章傳記者無庸重述未問而當告與疑而未瑩者敢用陳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博陽山為敷淺原其山卑小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為高大宜所當紀然考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太抵是書載導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

大伾洛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豐涇
漆沮之入渭澗瀍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
別為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荆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
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略也故朱子論曰以
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時龍門九河事急
民困勢重役繁禹親泣而身督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
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
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負險阻頑弗即功則官屬之

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誤者或多也因昔余昔擎
舟成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
至江陰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殆遍然蜀荆之山
條脉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峨眉嘉之離隼渝之瀛
山涪之鐵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
巘刺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會夔門者皆所
不書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
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績學仙所廬故

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既曠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恒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土之示雖未有鬻辜糝沉牲幣之備而潔齋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蘄拔竒峭幽深繚鬱當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官觀名置官領之時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示可介祉導和斯世者莫不致之為位多至

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兵實于時巡不舉之典修之其
宮顧為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世教之大者也
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也由雜夫荒怪
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有曰上天
神后者蓋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與帝同出而異
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后春秋王與后
之鞶鑑書伯夷禹稷為三后則后者又君臣同稱昧者
不知上帝后土視之魏乎其無朕也聽之漠然其無聞

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乃以形求肖人為之上帝則冕珪袞舄以為失耶詩刺衛夫人玉璫象褻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若真有是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尚矣哉甚于后土加笄珈褕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土山林川澤之為王為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殫紀夫誰與往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淫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屬皆帝之是別尊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事實所謂九天採訪

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者九天之屬見於天問注以九為陽數之極固無大室于理唐李珣碑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廟為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易觀為宮刊鏤玉冊臣而進之于時洪芻提點是宮奉安玉冊實為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日又降于庭命吳道玄圖其真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繆篆殿額以賜

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世加焉其榜
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權輿有唐東晉之前方士輯
五岳真形圖為書曰嵩岱華恒皆有佐命之山而衡岳
孤峙無有夾輔黃帝請命上帝建潛霍二山為儲君青
城山為丈人廬山為使者開元中天台司馬承禎請立
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而止據而不
鑿謂可祛齊諧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宗又加妙化
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銜君命以出者惟人也不能

周知善惡之實彰之瘴之故採以資人之見訪以勸人
之聞神示何假人爵以為貴賤等威佐上帝行四時以
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布大澤雲雨
不終朝而施博夫出百物而潤澤于下神變功能如是
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恃乎聽宜
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者如必採以
資見訪以勸聞而始福善禍淫斯人則不採不及知不
訪不能通失將衆矣烏在夫為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

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
舉隅焉耳非獨使讀書以繼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
知之可以髣髴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
亦憚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
不可以非道誣也銘曰

維天盱眙下土是冒羣望降釐衡岳如卑南服之山
匡廬莫夷有岷其岑有育其麓衡虞材之鳥用不足
氣聚金寶騰輝中霄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倏噫而風隨

以雲雨千里崇朝膏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
二氣良能之為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
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後愆舊章維方外
臣竊取咸秩大為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官員聖治峯
其師湯君言出衆從設格普天三千六百為位勃礪神
示安宅撤構斯宇高廣異先鐵鷲金鋪尚副揭虔爰奏
赤章媚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資我元后山積川
增維千億年萬方其承走為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

步虛是續

牧庵集卷十一